

# 英國對遠東的新軍事部署

孫德湘

英國的海外駐軍問題，尤以在「蘇彝士以東」的駐軍問題，多年來一直在英國內部引起激烈的爭辯。一九六八年，工黨政府以經濟困難為理由，輕易作出決定：英國將於一九七一年撤回所有在「蘇彝士以東」的駐軍；保守黨則認為，今後英國國防的重心雖在歐洲，但基於國協與經濟利益，英國不能放棄東方或亞洲，仍須在該地酌量保留駐軍。今年六月，保守黨贏得英國大選後，新任國防大臣卡林頓爵士（Lord Carrington）特別為此訪問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及星加坡等國，與各該國領袖交換意見，並作實地考察。卡氏此行最大的收穫是清除謬說「英、澳、紐、馬、星國協五國軍事聯防計劃」的障礙，使英國意欲在東方實施一項新的集體安全試驗的構想，不日即可見諸實施。

## 一 新計劃的輪廓

目前，這一新計劃尚在擬議階段，預計要到本年底或明年初方可實現，其詳細內容無法獲知。但，英國駐軍無疑是新計劃的主要骨幹，茲根據各方零星報導及卡氏向國會所作報告，歸納其大致輪廓如下：

(一) 英國派駐馬、星二地駐軍總數約為六千人；駐軍開費以外幣折算，每年約為二千五百萬鎊（約合六千萬美元）。（過去，英國遠東駐軍總數五萬五千人，其中駐星三萬人，駐馬一萬五千人，駐香港一萬人。）

(二) 今後，英國的駐軍將是一支流動性的支援部隊，不是駐衛軍。

(三) 陸軍方面：可能僅限於二個步兵營，具有砲兵與工兵的支援。

(四) 空軍方面：數量將大為減少，其主要任務不是戰鬥，而是運輸與海上偵察，並配有一小隊直升機；現有一小隊閃電式戰鬥機（Lightning Fighters）似定將被剔除。

(五) 海軍方面：具有四到五艘軍艦，可能具有一艘航空母艦。

(六) 英國將負責訓練馬、星軍隊，並幫助使其裝備現代化。

## 二 英國駐軍的任務

現在的問題不是駐軍人數的大小及其開費問題，而是明確規定駐軍的任務問題。僅把內部與外來的威脅劃清界限或不着邊際地討論這一地區的安全問題是不夠的，英國必須考慮「英軍或將被請求拿起武器來保衛馬、星」的種種可能情況。依目前情勢觀察，這種可能情況有三：

(一) 菲律賓或印尼的擴張主義可能復活：馬可仕總統迄未放棄對沙巴（Sabah）的領土要求，馬尼拉的地圖製作者仍不厭其詳把婆羅洲的這一部份劃為非國領土；不過菲律賓並未呈現嚴重的軍事威脅，如有亦定將受到美國的約束。印尼的擴張雖屬遙遠，但問題却比較嚴重。目前，蘇哈托總統似已與馬、星建立起相當友善的關係；但，未來的印尼領袖或將利用民族情緒，正如蘇卡諾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對婆羅洲的疆界之爭一樣，這一情況是經常存在的。倘使這一情況再度發生，聯軍或英軍是否能再度為保衛東馬來亞而戰？這就很難說了；況，澳洲人也極不願與其亞洲鄰國為敵。所以，英國當前的急務是促使馬、星與印尼和好，以減少敵對重演的機會。但，國協五國軍事聯防或對印尼的越界野心，具有嚇阻作用。

(二) 毛共的干擾：當然，毛共直接侵略馬、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北平支持當地內部的顛覆活動，則是不爭的事實。這可能是英國不得不出面干預的情況，一九五〇年間，英軍有效地地平了馬來亞的叛變。英軍第二次捲入反叛亂行動的危險，除了事態擴大使英軍難以應付外，對種族衝突與受外界鼓動的顛覆活動的識別工作也有困難。同時，英國對一項種族衝突，實難以判定誰是誰非，而且一時之間，也無法為其解決問題。但，在這一地區駐紮一支多國的軍隊，可能對處理種族問題較為有效，對防阻共黨的奪權亦然。

(三) 內部的不和與紛爭：促使馬、星聯合的「通路」（Cause Way）原

已非常狹窄，而現在較以往任何時期更令人難以捉摸。馬、星兩國的經濟像唇齒相依，是不可分離的，彼此繼續不和對兩者都不利。雙方的爭辯主要是恐懼有被操縱之危，這不是兩個主權國之爭，而是中國人與馬來人之爭。國協五國軍事聯防可能對緩和種族緊張有助，由於兩國都需要英國與國協駐軍，此或可使兩國超越現在的歧見而趨於真正的團結。

### 三 研析意見

(一)英國繼續在東方保留駐軍，其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所以無論駐軍是出於多邊(國協聯防)方式也好，雙邊方式也好，即使人數減少而僅為象徵性的駐軍而已，均足以增強亞洲地區遏阻共黨勢力蔓延擴張的聲勢。同時，處境極度困難的英國仍不願輕言放棄東方，無形中足以壓制美國內部孤

立主義變相抬頭的黨張氣餒，此對尼克森政府推行新亞洲政策，是一項有力的奧援。

(二)但，細讀擬議中的「國協五國聯防」計劃，今後英國的主要任務似在負責訓練當地的軍隊，並使其裝備現代化；英國與國協駐軍是一支流動性的支援部隊，而不是駐衛軍。種種跡象顯示，該計劃也或多或少受了尼克森主義「越戰越南化」的影響。

(三)多數觀察家指出，年來英國的經濟與國防重心均在歐洲，但保守黨政府堅持英國仍須在東方保留駐軍，這是英國不願把活動範圍局限歐洲一地的明證，英國仍是一個具有世界性任務與野心的國家。

(四)最近倫敦傳出消息，英國外交部一位助理常次已去北平，傳與英匪關係互派大使有關。英國是玩弄兩面外交的能手，此一消息值得重視。

# 克里姆林宮政治危機

關 素 質

## 一 俄共黨內進步份子與保守份子的鬥爭

在黑魯曉夫時期二次俄共代表大會(一九五六年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註一)，一九六一年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註二))反史達林派，就是俄共黨內進步份子反對保守份子的鬥爭。當時黑魯曉夫形容保守份子有一段話：「黨內產生派別鬥爭，猶如變成了燒焦的、只冒烟的殘木。他們避免一切新事物，仍舊死死抓住已被生活所推翻的舊教條不放。」一九六七年六月俄共中央全會少數保守份子領袖雖被開除黨籍，但保守份子勢力在俄共黨內依然根深蒂固。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黑魯曉夫垮台後，俄共中央保守勢力抬頭，逐漸改變了反史達林的態度。一九六六年夏秋之間，據史達林女兒史薇拉娜 Svetlana Alliluyeva 所著「投奔自由一年」一書中透露：「我再聽到，「你父親是一位偉人」，等着，他將再被人想起來」，「在我離開蘇俄往印度不久，喬治亞史達林博物館女館長來看我，她對於布里茲涅夫批准重新開放喬治亞史達林博物館，甚為驕傲。」「米高揚過去曾經把黑魯曉夫在俄共第二十

次代表大會宣讀的「反史達林祕密演詞」給我看，現在米高揚把他在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反史言論忘得一乾二淨，又把我父親的畫像送給我，要我掛我父親的像」。連米高揚也看風轉舵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至十日俄共中央全會上討論如何干涉捷克自由化運動後，俄共黨內有關反史達林言論，逐漸受到壓制，俄共黨史中對史達林批評太過火詞句已被刪去。

一九六九年初諾伏哥洛達(Novgorod)省黨部第一書記V·N·巴佐夫斯基(Bazovsky)著“Leninskie Printsipy Vnutripartinnoi Demokratsii V Deistvii, Moscow, 1969, Pp. 9, 21-22 and 43 (一小冊子)中發生反史達林言論。(見一九七〇年五月、六月“Problems of Communism” “Politics in the Kremlin”, By Sidney I. Ploss)

V·N·巴佐夫斯基，現年五三歲(一九一七年生)，一九四二年入黨，一九四七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冷凍工業學院，一九四一年—四二年在蘇軍中服務，一九六四年擔任黨的領導工作。一九六〇年—六一年在俄共中央機關中工作。一九六一年升為諾伏哥洛達省黨部第一書記迄今。